



新民时论

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应有战略思维

程名望

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,要促进就业创业,坚持就业优先战略,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,完善创业扶持政策,加大对灵活就业、新就业形态的支持力度,提高技术工人待遇。其中,提高技术工人待遇,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都有重要影响,对此要有战略思维,现谈两点看法。

首先,对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应有战略思维,这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。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工业化战略推进,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,为中国经济实现“增

长奇迹”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但总体来看,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,制造业“大而不强”的问题十分突出。从战略视角看,如果没有一支稳定、高质量的技术工人队伍,就很难实现中国制造从低端到高端、从“制造业大国”到“制造业强国”的转变,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方式转变都将失去基础。

目前我国存在较严重的“技工荒”。我国的产业工人中有很大比例是农民工,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缺失,技工人员不足。事实上,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偏低,没有灵活地随着

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,工资水平没有反映技术工人的稀缺程度,是技术工人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。因此,重视工资这个重要杠杆,提高技术工人的待遇,有利于吸引更多优秀的劳动力成为技术工人。

有一种声音认为,劳动力成本上升,部分产业开始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区,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这是一个伪命题。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,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已经成为共识。若依旧依赖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人口红利

带来的比较优势,中国制造就依旧是“大而不强”,经济结构调整就难以真正实现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成本上升压力,但这种压力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机制,优胜劣汰,利用市场的力量淘汰没有竞争力的企业,从而实现产业优化升级。

其次,对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应有包容思维,它是我国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的需要。在发达国家,蓝领技术工人的地位并不比普通白领低。而在我国,人们普遍认为蓝领技术工人受教育程度低,工作简单、低端,就应该

拿低工资,否则就是体面倒挂。另外,工人本身感觉不体面。由此可见,技术工人的短缺已不仅仅是工资问题,还有深层次上的观念问题。基于此,要在社会上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和就业观,应以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为契机,更好地实现技术工人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认同。

说到底,技术工人是遵循按劳分配规律的一个工种,其工资的科学生定位,是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。完善劳动力市场,消除劳动力结构性矛盾,遵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,形成的价格机制,是提高

技术工人待遇,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公平的内在动力。而同时,就如资本听从利润的召唤一样,劳动力的价格调整也能够“生产”出企业需要的技术工人,从而有效解决“技工荒”问题。当然,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是个系统工程,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共识,从制度设计、心理适应到具体措施,让技术工人在待遇上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,在身份上得到认同和尊重。(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、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教授)

贯彻五中全会精神

穿越乎穿帮乎

凌河

已晚谭

冬日无事,便来浏览诸网,忽见新浪之上,一则“熊哥作坊”的博客,义正辞严,引经据典,批评抗战电视剧之“穿越”,其中一个“标志性”,便是写铁道游击队的《飞虎队》——

“剧中主要人物之一的彭亮,自始至终都戴着一顶很是显眼的大盖帽,帽上赫然缀着新中国的铁路路徽”;

“新中国的铁路路徽,是1950年才由铁道部发布开始使用的,路徽整体图案代表火车头正面,中下部的工字代表铁路,整图意义表示人民铁路”;

“那么抗战时期在铁道游击队活动的铁路路上用的是什么路徽呢?当时临东铁路是津浦支线,抗战开始后属日伪‘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’,使用的路徽是疾驰的车辆图案,意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野心”……

为什么要不吝篇幅地抄这一段博客呢?因为“熊哥”的批评,在网友中引起争论,有曰“熊哥”不但有正气,而且有学问的,也有认为他近于冬烘——比彭亮的帽徽更离奇、更荒诞的“穿越”,在林林总总的“抗战神剧”中随处可见,你跟他不厌其烦地讲考据论史实,不是过于书生气了吗?

我是偏向于后一种意见的,抗战剧中的“大胆穿越”,何止一颗彭亮的帽徽那么“细节”——全面抗战伊始,不是就有八路的指挥员高呼“同志们,八年抗战开始了”吗?不是也有“老子八百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机枪手”这样的豪言壮语吗?至于“我爷爷9岁时就被日本人残暴地杀害了”这类台词,更已是屡见而不鲜啦!

当然“穿越”的,并不止几部“抗战神剧”,便是满目的古装戏,不也是处处“穿越”吗?唐朝已经吃辣椒,倒也罢了,而宋代喝水的碗,

已经有了条形码,清宫里头,烤火用的是机制木炭,取暖已经有了空调,采光竟开着日光灯,大清后宫里还装着自来水管,就更是匪夷所思。《英雄》是哪个年代?竟已有对讲机,《神话》说的什么时候?浴桶里居然放着“奥利奥”,似乎是要“扭一扭、舔一舔,再泡一泡”哦。

《关云长》的当年,已有了一辆豪车停在麦地旁,《大汉情缘》的那时,宫中已用不锈钢酒具饮酒,这类笑话,多到观众早已笑不起来。

这不算什么,“穿越”更有它的三大“经典”,不妨一写来。

——“再现乾隆年间真实故事”的《大清御史》,民居书房之中,清官钱洋波墨作画,背后墙上夺目大书,竟是毛泽东于上世纪60年代写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,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”……

——讲述水滸英雄的连续剧,那黑旋风李逵进得屋来,打开包着牛肉的油纸,上面竟然四个大字——《法制日报》!近代意义的报纸,发源于16世纪的威尼斯,中国最早的日报,也要在19世纪才问世,然而在荧屏之上,却在宋代,就有了每日出版的“日报”了呀!

——拍秦始皇的连续剧,李斯腰斩之时,刽子手高举鬼头刀之际,那蓝天之上,白云一边,恰好一架喷气机隆隆飞过——你跟他

流行词手册

叶开

当我打算写“神最右”时,竟然“手残”,很“不幸”地在搜索框里输入了“神回复”,然后回车。这下子可好了,搜出了一大堆爆笑段子。文章还没写,看了一晚的“神回复”。越看越不能罢,笑得忍不住,还读给太太听。有些“神回复”很笨很腥,不能在这里说,只能自己偷着乐了。“神回复”的特点是机智幽默还意味深长,不由得你不爆笑。

“神回复”是在五六年前网络“论坛”正热时出现的。那时论坛聊天,不像现在手机里玩微信,人们大多集中在某一个论坛里。有人发帖,有人回复。有些帖子特别有意思,激发人们的兴趣,就会在这个帖子下面,形成一棵“大树”,各种回复都有。也有人“拍板砖”的,那是另一种情形。

语言文字的魅力就在这里,看着不能组合在一起的,在一起了就出现崭新含义,激活人们的深沉记忆和特殊经验,让看似平常普通的词,在差异极大的情境下碰撞出新意义。

很多“神回复”涉黄或敏感,不方便直接摘录,此外剩下的是生活类和自嘲,但偶有极品。

1.问:一句话证明你很无聊。

神回复:这句话有一共五十九笔。

2.数学的爱情

9对3说,除了你,还是你。

神回复:4对2说,我除了2,还是2!

3.深夜,如果有一个恶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,说:“给你一分钟,你可以打电话给任何一个人(除了父母),让他来接你,不许说多余的话。如果他同意来,我就放了你,如果不愿意来,我就杀了你。”你会打给谁?

神回复:“您好,我要1个巨无霸,1份麦乐鸡,1包大薯,1杯可乐。”

这些回复之所以神,是因为都出人意料,角度刁钻,不走寻常路。如果顺着惯常逻辑往下想,不会有这种奇特的下文。但总有些人思考模式特别,能想出绝妙之句,又饶有新意。这种回复,给人意料之外的刺激,是对日常生活中循规蹈矩的逆反。人们在网络特殊语境中,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说出、无法说出、不敢说出的话,爆发性地表达了出来。有些人平时看着很安静,但到了网上起了一个网名,隐藏于网络的汪洋大海中,就表现出了睿智一面,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——也有撕下伪装像疯狗一样到处恶咬的。这种悖反,是人心的一种曲折投射。“神回复”需即时性反馈机制,因此只能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。“神回复”是网络特殊语言现象,在传统媒体中无法产生。

也有人把那些并非由回答某人发问而写下的精辟短句称为“神回复”,如:

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是以“你好”开始,以“你不好”升华,以“你好棒”进入高潮,以“你还好吗”淡化,以“你还好吗”结束。

如此简洁,但归纳精当,是对“爱情”各个阶段的一种特殊论述,同时也是对绝大部分爱情连续剧以及人生常态的精妙反讽。似乎,无人能逃脱这种“俗套”。

类型相同的另外一种“神回复”:

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四大名著!神回复:军师救我!哥哥救我!师兄救我!妹妹救我!

“用一句话证明你看过四大名著”的提问之下,曾有人各种回复,如“我天上有人,我山上有人”等,但都不如“救我”句式简明扼要,还意味深长。

“神回复”是最典型的网络语境才能产生的流行词。而“神回复”得以产生的“论坛”环境,在微信出现之后,已经式微了。在微信时代,这个词变成了“神最右”。

墙外的香 墙内的涩

李泓冰

余烬录

屠呦呦去斯德哥尔摩领诺奖并发表演讲,一张照片传回国内,引发无数感叹:由于准备的话筒架子不够长,演讲会主持人,诺贝尔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、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安德森教授在屠呦呦演讲全程中,一直跪在地上,一只手从后面扶着屠呦呦,另一只手为屠呦呦拿着话筒,这位头发业已花白的科学家,就以这样挑战体能的姿势,30分钟一动未动,仿佛将这位84岁的中国老奶奶奉若神明……

这份尊重,这份惺惺相惜,发生得自然而然,那画面太美,让科学、人性、东西方文化的互通互融一起喷薄。

大家刷屏般齐齐感叹,无非是觉得这样的画面我们还比较陌生。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,耳熟能详久矣,是否就自然而然,水到渠成了呢?屠呦呦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上世纪70年代,青蒿素成救命良药,也并非晚近的事,然而她的广为人知,是在得了诺奖之后,焦点甚至依然偏离了故事本身,人们讶异着她连院士都不是……

几乎同时,解放日报还告诉我们一则不甚起眼的“小”故事:带着地沟油创业的海归桑文,受到各种冷遇,没人搭理不说,还需要处理各种关系,太复杂了。他重返硅谷开始另一段创业,不但很快获得资助,还发现各种“免费午餐”让他不用操心技术以外的事情——只要想法够好、技术够新,自然有专业细分的服务机构伸来橄榄枝……

再如,当国内的码农不得不天天加班累成狗的时候,谷歌、微软的码农们,不但不

准加班,还有带薪休假,奉上免费健身卡,还欢迎带小儿女,甚至带宠物上班。试想,是哪个人群更容易被激发创新的活力呢?

对知识、对人才真正的尊重,就是免去你创新之外的所有麻烦。你专心搞定新技术,我帮你搞定其余的一切——不管是创业需要的第一桶金,还是法律服务,抑或只是你演讲时小小的一支麦克风……

在地球的任何角落,都不会缺少激情洋溢的少年、不实现状的灵魂、天马行空的创意,以及屡败屡战的精神,对这一切,是冷眼相待还是青眼有加,才是我们需要警觉和反省的:我们的体制机制、社会环境、舆论生态,能否点燃这一切的“第一根火柴”?

屠呦呦的时代,他们不计报酬、不计得失、不怕吃苦,在大水缸里做实验,最终连姓名都可以全部奉献——当年一篇关于青蒿素的长篇报道,除了领袖,通篇没有提及一个人名。我们敬仰老一辈科学家的无私奉献,但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新一代的创客们。在这个世界,国门开放,人才如水,此处人为设障,“水”便自然流往别处。古人尚知以重金买回千里马骨,天才知其求之若渴,千里马必应声蜂拥而至。如果像桑文这样“水”往别处流的事情多了,又会是一种怎样的示范效应呢?

墙内开花,必得墙外香吗?要想不结苦涩的果子,还是得赶紧松土施肥拆墙……